

门板上的夏天

■田秀明

现在住的房子,装的都是防盗门,说实话,没有点专业技能,想要把门卸下来,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小时候住在乡下,堂屋的大门是两扇木板门。父亲用脚背抵住大门的下侧,双手抓住大门的两边,用力往上一提,门轴离了门窝,门板就卸下来了。一到夏天,大门时常被卸下来再装上去,有时候甚至连装也不装,直接搁置在门口,省得卸来卸去的麻烦。

小时候的夏天感觉比现在要热得多,大概是现在习惯了待在空调屋里。那时候,连电风扇都很少见。一到晚上,热气火辣辣的直往屋里钻,蒸得人待都待不住,门板就派上了大用场。日头西落,收工回来的父亲扛起门板,放到门口的空地上。我们也不闲着,帮父亲一起将门板搁在条凳上。门口的空地是纳凉的好去处。

刚刚吃过晚饭,天尚未暗下来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爬到了门板上。门板清凉清凉的,一躺上去,一股凉意浸润了全身,整个人也安静下来。知了却不识趣,叫了一天了,还在卖力地叫着,叫得人心烦意乱。栖息在树上的鸟儿,或许也是厌烦了这叫声的聒噪,扑棱着翅膀叫上几声,吓得知了“吱吱”乱叫着落荒而去,在夕阳的余晖里留下一长串的回音。

月亮慢慢爬上了天,远处的天际间,星星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,引得我们好奇地数来数去,却怎么数也数不清。父亲和

母亲忙完了手里的活计,坐到门板上纳凉。母亲手里摇着芭蕉扇,一边为我们扇风,一边为我们驱赶蚊虫。夜幕中,不时有萤火虫从眼前飞过。我举起芭蕉扇轻轻一拍,萤火虫趴在芭蕉扇上,那萤光一亮一亮的,一副不服输的模样。

父亲手里捧着大茶缸,和旁边纳凉的邻居聊着家长里短,时不时地捧起茶缸,“咕嘟咕嘟”喝上两口。有时候不等他们聊完,我们就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。父亲的肚子里灌满了茶水,这茶水好像变成了一个故事,怎么讲都讲不完。



成长路标

夜渐深,凉风习习,万籁俱静,只有一树的绿叶在风中沙沙直响,像是在不知疲倦地吟唱着一首摇篮曲,我们也在父亲的故事里沉沉睡去。门板上的夜晚固然凉爽,但是终究不能贪凉。熟睡中,我们被父亲抱回了房间。

如今,躺在门板上纳凉,对于我来说,已经成为一种久远的回忆。那种空灵通透的凉意,总是让我记忆犹新,仿佛就在昨天。一个个夏日的夜晚,躺在清凉凉的门板上,与家人相伴,这样的夏天才是最真实的,也是最温馨的。

念念不忘

悠悠碧草心

■史春培

小时候,母亲让我跟着她到田里间苗,顺便把长在禾苗附近的草也拔掉。我不明白,一样地长在田垄上,一样地生在天地间,为什么偏偏要把草拔掉?

母亲说:“草长大了会欺苗,庄稼长不好,拿什么吃饭?”

我问母亲:“苗也欺草了啊,把草都拔了,家里那些猪鸭鹅吃什么?”母亲笑了,说我不分轻重,说我死心眼,然后告诉我说草是拔不光的。

这些匍匐在大地上的草,无论是被人类唾手收割还是践踏摧毁,都不曾动摇繁茂的初心。它们在繁复的生活里,在被需要或者被伤害的角色中辗转,恬静淡然,兀自蓬勃。

宁静的夏日,我极愿意在阳光的注目下,在细雨的牵引里,近距离地靠近每一株草,看它们不乔装,不施粉,素面朝天,与世无争的样子。它们不在意谁挤到谁的身体,不介怀谁挡住谁的阳光,不思忖谁遮掩谁的雨水,让人极易想到质朴、宽厚与慈悲。

有风从远方飘过来,它们会顺从地弯下腰肢,等风儿拂过,又晃荡晃荡身子,恢复成昂扬的姿势。我似乎就是从那时起,学会了像草一样,俯身之后及时站立。

草,遍布在沟坎旁、溪流边,柳荫下、石缝里。

节日里,我与家人一起登临泰山。小憩间举目四望,就见坚硬的崖壁上生着一丛丛碧草。它们立在那里,恍若一面面旗帜,彰显着柔韧与强劲。毋庸置疑,它们是在做种子的时候被山风吹到这里,才以石缝为家的。

石缝里的草不惧雨雪,无畏风霜,既不拒绝蜗牛在它身上栖息,也不驱赶长蛇对它的盘踞。它只有一个信念,扎根!像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每一个人,他们无论眼中装着多少繁华,心中盛着多少思绪,但依然保留对乡村的眷恋,依然坚定对理想的追求。

人以不同的姿态在世间行走,草也以各异的形态在天地繁衍。狗尾草在风中晃动金色的尾巴,蒲公英的种子飞舞在蓝天下,菟丝子缠绕着攀爬在篱笆上。它们伸自己的叶,开自己的花,过自己的生活,走自己的天涯。

那些围绕着村庄奔跑的草,在你的视野里繁茂着也枯萎着,蓬勃着也衰落着。有时,你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,就像你走过别人的身旁,或者别人从你生命走过,只是彼此看了对方一眼。

寒冷的冬天,人们像扛着明媚的春天一样扛起一大捆草,把它塞进漆黑的灶膛,那草就变成了红色的火焰,在人们的目光里熊熊燃烧。我们是不是也该适时为自己点一把火,让纷飞的灰烬融入土壤,幻化成精神的一部分,让缺憾点缀生命中的精彩。

山水因草木的追逐变得丰盈,人心因草木的沾染更加温情。当心灵徜徉于草木之间,一抹绿意就氤氲了灵秀的心境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想家的时候

■杨明军

想家的时候

我的身形与山顶的孤松重叠
望眼欲穿的姿势
一起朝着远方的故乡

想家的时候

我的手掌与遍野的鲜花重叠
但我只钟情其中的一朵
厚实的老茧抚慰着思念的山坡

想家的时候

我的乡愁与心颤的杯盏重叠
辛辣的气息四处弥漫
烧灼着远方游子的孤单和脆弱

想家的时候

我枕畔的泪珠与天上的满月重叠
沉默无言的注视
是对故乡无尽的牵挂和祝福

“免费食堂”

■张红梅

我家朝南的露天窗台不足1平方米,闲置了多年。爱人曾提议买两盆花放在那,我担心会有安全问题,一直都没行动。那天,我无意间听到几声鸟鸣,闻声寻去,原来露天窗台上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几只麻雀正叽叽喳喳地跳跃着。我悄悄地端详良久,心底生出无限柔软。

之后,我有意无意地关注着露天窗台,发现会不时有鸟前来逗留,有时是几只麻雀,有时是两只鸽子,甚至还有花喜鹊光临。我不确定它们是旅行者,还是为了生活的奔波者。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它们能选择这里歇脚,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我想为此做点什么,以表达我对这种缘分的珍惜和重视。

我也曾为旅人,自是明白半途补充体力的重要性。我从厨房找了两只碟子,一只碟子盛满清水,一只碟子盛满小米和馒头屑,放在窗台上。刚放下不久,就飞来了两只鸽子。它们立在窗台上,左顾右盼一番,才安定下来。

两只鸽子起初对那碟子视而不见,专注地注视着远方。良久,其中一只鸽子扭头看向碟子,喉咙里发出“咕咕”的声音,它慢慢移步至装着清水的碟子,低头喝了两口水。不一会儿,另一只鸽子也朝装着食物的碟子轻轻走

生活手记

去。

那天傍晚从外面回来,欣喜地发现碟子里的水和食物都少了大半。我倒掉剩下的水,再次注满干净的清水,也把盛食物的碟子续得满满的。谁知当晚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,当我忙着去窗台上收拾碟子的时候,才发现那刚刚蓄满的食物早已颗粒不剩。

第二天,我给在老家做木工的同学打电话,让他帮忙做一座木头房子,同学欣喜答应。等木房子送来后,儿子非常喜欢,要占为己有。我对儿子说:“这个木房子如果放在你的卧室,只能观赏,但放在窗台上,就可以招待客人,还可以结识好多新朋友。”儿子听后,爽快地答应了。

我们把木房子在窗台上固定好,清水和食物也放了进去。儿子突然大声说:“这里有吃的,有喝的,不就成免费食堂了吗?”从此,我和儿子轮流给木房子打扫卫生、换水、放食物,一起来“经营”这间“免费食堂”。

这间露天窗台上的“免费食堂”很小,小得只能同时容下几只鸟。它提供的食物也很普通,但想到它能给在此落脚的鸟一点营养补给,在风雨来临的时候,能为它们遮挡一下风雨,又深感欣慰。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滴水成溪,美好可期。

【清风】

那些由清风转达的,关于你的消息,我也曾将信将疑。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明白,所有想象中的事,终将石沉海底。如何在夏夜的清风中,分辨出一片荷叶与另一片荷叶的区别,我总算有了一些心得。

那么,就让清风朝着你消失的那个方向,轻轻地吹吧。
——张立元

【夏日旖旎】

夏日午后,我徜徉在绿荫浓密的河岸小径上。阳光慵懒地穿过葳蕤交错的枝叶,透过缝隙,光影斑驳地照射下来。随着一阵清风袭来,叶片沙沙作响,像风儿拨弄了枝叶的琴弦,奏出悦耳的清音。
——李仙云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读书】

通过书籍,我们在有限的视野和时间里看到了万丈以外的世界。即便我们是普通的个体,如此微小、平凡,但是我们的灵魂也可以接触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。一个人的改变是从心灵开始的。读书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心性,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
——管淑平